

著 简
嫔

私房书

Handbook for the
soul

著 简
嬪

私房书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私房书 / 简媜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108-4674-8

I. ①私… II. ①简…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11236号

本著作物由作者简媜授权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版。

私房书

作者 简媜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70毫米×1120毫米 32开
印 张 7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674-8
定 价 25.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沿阶草（自序）

自生于山野荒郊，这种草全年常绿。一点点斜雨细阳，够它开穗状的紫红花。也许你见过采过踏过而浑然不知，无所谓，它自生自灭。

手札对作者而言，也是不断远行的沿阶草。也许在笙歌曲尽时忽然渴望击鼓独舞，也许执镜自照乍见垂老面目，也许在荣耀的巅峰突叹清寂……人，更多的时候像一张稿纸，布满星空的精灵偶尔敛翅书写，遂有礼记。

在被冠上所谓的“作家”之前（我至今仍害怕这两个字，像重刑囚害怕所有的刀！）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写札记自娱，这变成唯一能让我快乐的习惯。于今稿帙虽繁，几经迁徙，毁散自去，焚灭草札也变成唯一能让我快乐的坏习惯。这本书所选的，是一九八七年九月至十二月写的，约十万字，删去面目清晰不宜曝日者，泰半已去。剩下的，大约是心灵工程日夜动工的辙痕，在生命与生活、自然与现实、个我与群体、人情与文事之间辗转徘徊的浮绘。它不是“作家”的文字，是“人”的原创；与其说它是书，不如说是书的母体。

我想起那些习惯写日记、札记的作家，印象最深的是齐克果、卡夫卡、纪德、加缪。也许可以引几则，观察生活如何

通过他们的心灵：

“我刚从一个聚会中回来，在那里，我是生命与灵魂：机智从我口中倾泻而出，每个人都开怀大笑并赞美我——然而，我走开——这里的破折号须如地球的轨道那样长——我想枪杀自己。”（齐克果，一八三六年）

纪德在一九〇七年日记中提到柏林将上演他的《刚陀王》时写：“我想到济慈，我告诉自己，如果他像我一样，拥有两三个崇拜者，他就不会早死。徒劳而已，有时我觉得这一片沉寂令我凋萎。”

像鹰眼一般锐利的卡夫卡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的札记里有一则格言：“假如伊甸园中，那个应该加以毁灭之物是个可

毁之物，则它并非是个关键之物；但假如它是不可毁的，那么我们都是生存在一种虚假的信仰之中了。”

我所认识的加缪，让我冲动地想去拥抱他的是一九三七年札记里的一段文字：“修道院上空的乌云愈聚愈厚，夜幕渐垂，慢慢笼罩了那些歌颂亡魂善德的大石板。假如此刻有人要我写一本一百页论道德的书，将有九十九页是空白的，而在最后一页，我将这么写着：我只承认一种责任，除此无他，那就是爱。”

看这些札记，更知道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

这本《私房书》以时间为轴分成五札，因此，不刻意在题材上作分类，就像生活的内容是一齐扑来的一样。在编排上，

我把部分的天空留给你去写，当作我们的私心话。感谢出版方破天荒做这种改变，从来没有一本书是作者与她从未谋面的读者共同完成的！

目录

第一札 与岁月同等心跳 / 001

第二札 险滩 / 043

第三札 寸土 / 083

第四札 远山有灯 / 121

第五札 旧字 / 159

第一札

与岁月同等心跳

有些迫不及待的短句，突然在天空的云尾挂单，在沐浴的澡盆闲荡，在晾衣的衣架上跌落；或者在早晨起床束起窗旗，随着阳光将我的脚踝染黄，或是切菜的砧板上，有一截菜蔬变了颜色，哀哀喊痛。

我不知道如何收留它们，只好都记下来。这些不速之客。

有时，生活没什么惊天动地的目的，只化约到还活着这么个简单的念头。不太关心四季递嬗，或是人事转移。出门，自然得换一副面目一套语言，可是独处，尽管把帘子拉密，赤裸裸地行走。奇怪的是，并不觉得寂寞，并不觉得禁语了一天一夜。是什么声音在与我对话？什么样的精灵与我一起生活？

应该是个抒情的人无疑，大自然以我的七窍作他的洞箫。

小时候自己在竹篁下办宴席，把远处菜圃的苦瓜架想象成闺房，河圳当成灶头，朱槿花墙拟为梳妆台，给自己一段故事，随即穿梭于阡陌田埂：娶亲、办桌、发大饼、给红包……那些无知的云翼、稻浪，都变成可以解释的存有，大地还是农人眼中的大地，可是，已变成我独自拥有的秩序，我的初发心人生。

玩累了，觉得一个人有些孤单，让闺房、灶头一一消逝，复原为苦瓜累累的藤架。也提不起兴致找友伴再玩，都知道的故事，都有数的结语。

想象的精灵偶一不再，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敲门，什么时候遁影。

二十七岁的人，有时候也像孩子，不会捆绑自己的行李，才叮叮咚咚掉出这么些小句，就记下来自己玩赏，也不纳为创作。我将自己摊成稿纸，让岁月前来点苔。

想起纵浪大化这句话，忽然窃喜，忽然悲哀。

一

把身体撑成金字塔，忧伤，就不是顶点。

二

如果问我思念多重，不重的，像一座秋山的落叶。

三

云与雪的戡误不值得讨论，雪更具有把山横倒的野心而已。

四

婚前，诗人对情人说：感谢你让我有做诗人的勇气；婚后，
诗人对妻子说：感谢你让我有不做诗人的勇气。

五

有一种人净得无话可说，像两只透亮的水晶匙铿登一声。
连爱情也无法污染他。

六

另一种人并不真的净，跟他讲话得小心，一疏忽，衣角就被
他的漂白水洗了。

七

总不敢猛地咬一只玉米，怕牙齿啣当在地板上蹦。

八

第一次见到她，是七个月前。忽然接到她的短札，才认真去感受这人，她不美，速速地老着。不知道怎样回她的信，只觉得淡风拂面，像秋凉出门，忘了长衫换短衫。

九

玉是所有石头中，会长绿苔儿的。晚寝前点几滴香水，将玉渥在胸口，以香汗养她。

十

今天的云懒懒的，像一名女人摊晒在染青被上。或许是正午的关系，早秋的关系。